

论王通、柳宗元的“中道” 周庆义

隋代大儒王通自谓其学“一以贯之”(《中
说·周公篇》,以下引《中说》,只注篇名。)王通
弟子薛收说:“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天地篇》)王通之学的“一”,就是“中道”。现
存下来王通的书,就只有他与其弟子的问对之
作,因是阐明“中道”的,故名《中说》。

唐代大思想家柳宗元之学,也是以“中道”
“一以贯之”,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
于后。”(《柳河东全集》卷三《时议论下》,以下
引《柳河东全集》,只注卷数和篇名。)他写《非
国语》,自谓是“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惑于
是非,是不得中庸(按,即中道)以入尧舜之
道。”(卷四的《非国语序》)他指出:“当世者,
大中之道也。”(卷三《新制论下》)提出要“立

大中，夫大哉，含是而曰圣人之通，吾未信也。”

(卷三《时论下》)所谓“中通”，

是“圣人之通”，是事事时时求“中”之道，在

新《柳河东全集》中，谈到“中通”(他也谈“中”、

“大中之道”、“中庸”、“中正”、“时中”)的有

十九处之多。

王通、柳宗元都是以“中通”贯其学的，

可“中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现据《中说》

和《柳河东全集》分以下五点概括之。

一、批“天人感应”，立“天人相与”

《中说》开头即说：“宗小子获睹成制勤礼

戴美，服若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道、

帝王之事，昭昭乎！”(《王道篇》)一新《中说》

的主要内容，就在阐明“天人之际，帝王之道。”

在清、唐之前，天人感应、谶纬迷信占着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统摄地位。王通说：“天者，统元气焉，非止
 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
 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
 之谓也。乾坤之道，汝知之乎？”（《立命篇》）“气
 为上，形为下，识神居中，而三才各关。气为
 鬼，其天乎！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
 （同上）据上述，“乾坤之道”，是天在上，“统元
 气”；地在下，“统元形”，都是物质性的，并已指
 出物质的统一性。虽然“气为鬼”，是化是端，
 但人却共有“元识”，“识为神”。《易·系辞上》
 说：“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理；精气为物，游
 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
 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
 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

故修爱。”高步说：“这几句书是‘圣人修善行认识处理宇宙事物。’（《周易左传》卷五）‘善于认识处理宇宙事物’，自然就得‘当’，这就是‘时道’了。王通的话，是体现了《易》这一说法；同时也继承了荀子‘明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思想。惜王通说得有点太简，未能充分发挥。

由于有上述宇宙观，所以王通“不相形（与俗说相反）、不精疾、不卜非义。”批判汉、晋、北魏一些所谓通卜筮之术，讲谶纬神学，好玄理姜的东房、郭璞、崔浩等人是“古之乱常人也。”（《礼乐篇》）“通人也，然不通，然大经。”（《原云篇》）他认为所谓“命”，是“唯人所当”，“古之在前，命之在后，斯谓顺也。”（《立命篇》）南朝梁刘孝标因恐怀才不遇，作《辩命篇》，他批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判断：“人道废矣！”（《王道篇》）他既世俗之人，
相信所谓“命”而叹曰：“我未知知命者也。”（《天
地篇》）“荀悦问《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物，
人也。’”悦退而叹曰：“乃与知人事修，天地之理
相矣。”（同上）

王通之后，对天人感应提出批判的有刘知
几，在以下柳宗元更明确提出：“彼上而玄者，
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
者，世谓之元气；卑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
虽大，无与果藏、痛痒、草木也。彼而有性矣，
其政六焉，是物也，其能育孩乎？蕃而息之者，
其能育孩乎？天地，大果藏也；元气，大痛痒
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育功而罪福乎？
功者曰功，福者曰福，欲望其育功者大谬，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之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义以胜其心，生而死而，与里存亡得丧于果蓏、
 痛痒、事太耶！”（卷十六《天论》）贞元十九年
 （803），柳宗元任蓝田尉史里行，主管祭祀，可他
 用“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写《梧
 桐》（卷十六），指出：“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
 也；神之象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故
 说，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
 有适而巳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

他否认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论调，提
 出“受命于土人”。他首先是批判董仲舒、司马相
 如、刘向、扬雄、班固、班固“推古瑞物以配
 受命，其言美淫巫瞽说，诳乱后代，不足知
 圣人立极之本，盖立德，扬大功，息失厥极。
 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
 于土人之意。”（卷一《贞符序》）提出“受命于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天子与人，休符不得于其仁，惟人之仁，非祥于天。非祥于天，故惟贞符我。未有表仁而久者也，未有得祥而寿者也。”（卷一“贞符”）

他又进一步提出“天焉能预人事”说：“苟言天不言人，是裁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希而人化矣！是知苍苍者乌能预人事，而眼知之哉！”（卷三“新刑论下”）他又提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以天以为高，利于人，格于事，如斯而已。”“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圣人为大经以存其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于正而去其邪邪。”“立大中，去大惑，章是而四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以上均见三《时论》上下）柳宗元写的《非国语》（见卷四四、四五）六十七篇，就有三十一篇是直接批驳迷信天神说的，其

批判意义。苏轼说：“柳子之学，
大率以礼义为虚器，以天人不相知。”（《与江慎

祖秀才书》，《东坡续集》卷五）

王通弟子薛收说：“人尽修，天地之理得矣。”

柳宗元说：“柳宗元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平
而此矣。”“天地之理”、“吾道”是什么？即“中

道”，“中道之”而得乎“中”。《中论》：“人之
为德，莫然虚器与。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

西汉以降，谶纬神学盛行，天人感应之说
充溢人心。王充对谶纬神学、天人感应曾做过
批判，“对天人感应的全面批判，是由王通开场，

而由柳宗元收场的。”（尹协理《王通论》）批判

天人感应的作用，在使人心如“虚器”，注入“中
道”则人心得之，否则“满”则不“入”。所以

说王、柳之“中道”说，首先要批“天人感应”，立

“天人相分”。

二、以“中道”为施政绝圣躬矩

王通一出可以说是从未从政，可是《中说》并《关明义》就说是讲“帝王之道”也。王通认为“帝王之道”，本在“行王道，仁政”。他对王道不行，十分忧虑地说：“甚矣，王道之难行也！”“道之不胜行，久矣，吾将若之何？”“懿德衰丧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他临死前，正值隋末农民大起义，他“法然而兴曰：‘生民成就久矣，天其或者将起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以上《王道篇》）表现了他对隋炀帝之痛恨，对农民大起义之欢迎，对新王朝的期望。

他和弟子魏征、杜淹、董常“规曰”，要劝弟子若言其志。魏征说：“高才明王，进思齐志，退思补过。”杜淹说：“高才明王之德，使天下无志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人。”董仲舒说：“圣人之通行于时，常也无守于
出处。”王通听后说：“大哉，吾与圣也！”（《天地
篇》）他如“天下无道”，洪范不仕，“远而求诸野”
（《锦相篇》）。但却无隐者之意，他批评其弟子
续作《王斗先生论》说：“汝忘天下乎！纵心欲
矩，言不与世。”（《序君篇》）他积极勤于著述研
学，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天下有道，圣人
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述史篇》）“天
下有道，圣人推而行之；天下无道，圣人述而
藏之。”（《关朗篇》）“不有言者，谁明道乎？”
（《礼乐篇》）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写成《续六经》，
包括《续诗》、《续书》、《礼记》、《乐记》、《易
赞》、《礼记》，来阐明“天人之事，帝王之道”，
朱熹总结性地评说王通说：“文中之有时要为伊
周事业，见道不行，无奈地要做孔子，他要学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伊、周，其志是不平。”（《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行王道，施仁政，是《中书》基本内容。

“天下之无，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
正之。予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宁然不
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此之谓亨为矣。”（《周

公疏》）他说：“道”，即“五常一也。”（《述史篇》）

“天下”惟道从之。”（《天地篇》）对山河要“守

之以道。”（《王道篇》）称“执其中者，惟圣人乎。”

（《美刺篇》）这里所谓“道”、“中”，都是指“中

道”言。

行王道，施仁政，《中书》里提出好多
施仁政的具体措施，因而幅员系，不一一赘叙
了。

王道，人常说是教育家，可他所遗书《中
书》，全讲的是“天人之事，帝王之道”，很少谈

育理论。所谓“帝王之道”，是属于政治范畴的，
与政治上用“中道”，行王道以施仁政，如出一辙。

柳宗元的一生经历，不同于王通。他一开始就进入官场。在永贞革新运动中，他是王叔文、王伾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永贞革新铲除了藩镇旧势力，削弱了宦官的势力和势力，可革新力量很快失败，终于很快败降。顺宗即位，宗元即位，革新派人物全部被逐。柳宗元被贬为荒，在永州十年，名为司马，实为囚徒。可柳宗元仍坚持写文章。《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但欲出涕泪，其烟无感，一寓诗文，仿《离骚》数十篇。”《新唐书》还录有他的《马》作品，都是关于他政治思想的。《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赞许柳宗元说：“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范，……我亦奇于唐，开编多排解。”欧阳

修在这里整饬柳文，并不全在文字精美，更多的是其又有精辟的思想内容。我读柳宗元诗文，读他的山水游记，也蕴藏有丰富的以身世、忧国家、爱人民的思想内容。他在永州写了《捕蛇者说》，抨击黑暗统治虐民以至无以维生；写了“悯当时宦官之祸”（《柳河东文集》原注）的《晋文公问守国议》；写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封建论》，总结了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经验。前人评论说：“昔之论封建者，荀况言、陆机、王琰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王之论废矣。”（苏内翰《苍林》）

写口为政像种树一样，“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来“顺人之性，要人之出”，“养树”与“养人”（卷十七《种树郭橐驼传》）同一术。特别是他写的《送杨少尹》（见卷二三），

搜出“民之于大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命题，“民之役”，同与天说话，就是“人民的公仆”。方人王云五评论说：“此与现代民主思想，实无异为公仆者何异！子墨生于千有言年前，而有此见解，诚难能可贵也。”“与现代民主思想暗合。”（《晋唐汉治思想史》263页）陈安仁也说：“中国在汉代治思想家，主张民权思想者不甚多，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零陵》阐明民权之理，可见其思想之卓异。”（《中国治思想史》264页）

元和十年（815）三月，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韩愈《柳州刺史志》附说：“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信。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议方计，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悉矣。其书贫力不能者，与之共佣，是相
与，则使归其负。观察使下其法与他州，比一
岁，免而归者且千人。”柳宗元在柳州四年，“民
业有经，口无负租。流逋之徒，乐生兴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骏马鸣鸣，肥
大繁息。子罗父谄，夫顺夫福。嫁娶尊送，各
有节法。口出相身长，入相慈孝。”（《柳宗元集附
录》）柳宗元《柳州罗池庙碑》：“爱人者人民是忘不
了，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即）十月五日卒于
柳州，柳州人民大恸，尊为“侯”，在柳州罗池
建“罗池柳侯庙”，至今香火不绝。柳州人民为
纪念柳宗元，特在七十年代末，组织成立了柳宗
元学术思想研究会”。柳宗元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上面讲了柳宗元的文章思想和政绩，可这
些与“中道”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一概评为提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稿纸

宋“大中之道”的《粹人传》(别卷+七)说：“惟
 天下相天下者，……犹粹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判
 也。粹天下之士，使各其职，居天下之人，使
 各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
 其远通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粹人画
 于墙而绩于成也。……相道得而万国理矣。……不
 通是道者也，犹粹人而不知规矩之曲直，视矩
 之方圆。……”他所谓为政之规矩绳墨，即是“中
 道”。如上述，他曾指出：“圣人之道，……利于人，
 备于事而已矣。”“立大中，去大惑，宜矣而曰
 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汉之人心以熟吾道，
 吾道之尽而人化矣。”“(为政者)未有表仁而久
 者。”他所谓“道”、“教”，即“中道”，“圣人
 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
 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春秋左传下)